



的

咒

缕

鞋

魔鬼

都市伊甸园 ⑨



雪姬著



当晏绫得知，那位对她
动手动脚的名星，竟有
一堆情人时，心中有如
五味杂陈，口中却说：
谁要那沙文式的男人？
而那龙则想到，首次
见面时，那小经纪人
曾警告自己，不要
戴墨镜装酷，而他
却乖乖地委托于她
……这一切，不知为何
均令他心醉……

1

一九九七年，美国加州洛杉矶。

晏绫从早上九点，也就是南岛时间凌晨二点，不停地拨电话回南岛，连拨了两个小时，她老爸还没回到家，她泄气地挂上电话。

都这么晚了，他跑到哪里去？

晏绫已经来美国念书两年多，每星期一定会打通电话回家，问问老爸好不好。谁叫她母亲早逝，而父亲又身处五光十色的演艺圈，三天两头不是喝花酒，就是得面对急着成名的女人投怀送抱。她真担心哪天老爸不是罹患肝癌，就是花柳病……之类的恶疾而终。

一小时之后，不放心老爸的她，又拨了通电话回南岛，“铃……铃……”

一声、二声……二十三声……

“喂！”接电话的声音终于传来。

晏绫不假思索地嚷道，“爸，你到哪里了？都已经凌晨三点，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她像只呱噪的鸭子嘎嘎地叫着。

“呵……”晏伯伦打了个酒隔，一个头两个大，混沌得分不出东南西北。

“爸！”晏绫继续尖叫，“你又喝酒了，医生不是叫你少贪杯的嘛，否则就算华陀在世也救不了你。我可不希望你和古龙一样，四十啷当就急着到阎王老爷那儿。”

晏绫就是这种个性，明明是关心，却嚷嚷得像责备。

“你是谁？”晏伯伦真是喝昏了头，连女儿的声音也没听出来。

反正他今夜根本没打算真正醒过来，沉浮影剧圈三十余载，还没有受过比今天更窝囊的气。

“什么？我是谁你都不知道？爸，叫你不要喝这么多的酒，您就是不听劝。唉，老爸，我是你的女儿。”晏绫知道父亲深爱杯中物，但从未像这一次这么离谱，连她的声音都没听出来。“女儿？哪一个女儿？呵……”他又打了个酒隔。

“爸……”她感到好无力哦。“我是晏绫，你……”

晏伯伦唯一的女儿，亲生女儿。”

晏伯伦曾是演艺圈呼风唤雨的影视红星的经纪人，大小牌演员、歌星无不对他极尽逢迎拍马之事。只是这些年来，他的事业因贪杯而中落。而全盛时期收的明星干女儿，可以用一卡车一卡车来计数，可叹……时不我予，如今成了没人搭理的潦倒之辈，这也是他送晏绫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电影的原因之一，借此重振晏氏门风。

晏绫衷心希望自己能在父亲尚未完全醉死之前，替他老人家分愁解忧。

“我……我想起来了，嘿……对不起，女儿，老爸喝多了。”晏伯伦终于被轰醒了，傻笑着求饶。

突然，砰地一声怪响，透过越洋电话传进晏绫耳朵。

“爸……你怎么了？”她的心脏几乎已经跳到喉间。

“我……哦……没事。”晏伯伦已经因酒精作祟，导至双腿站不稳，跌了个狗吃屎，却不敢直说。他这个小辣椒女儿一定会大声地关怀，一想至此，他哪敢真话实说啊。

“爸……”晏绫的口气放缓了，她知道父亲说谎。

人最常说谎的对象，就是给自己压力最多的来源者。她了解自己对父亲的态度，常让他又爱又怕。唉，她何尝想这么做呢？

是该改的时候了，毕竟……他老人家也活过半百，不该总让她听这个小丫头片子的训才对。

“爸……你受委屈了，是吧？”晏绫突然静下心，思索着前因后果，有什么事可以令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借酒浇愁，而且喝得醉生梦死？

只有事业和感情！

而今，能够打击他父亲的应该就只有事业了。

晏伯伦闻言，突感五味杂陈，这个女儿真的是他的翻版，豆腐心，刀子嘴，看似粗犷却心细如发，似单纯可又复杂。

仿若理性又近感性。

他晏伯伦有此女，就算今生不能再造事业高峰，也可欣然赴九泉。

“呵，呵！”他纵情天地般地狂笑着，声声夹着苍凉无奈，却也有着坦然接受天命的胸怀。

“爸，又是哪些人渣给你气受？是张一飞？还是何佳丽？或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牌演员、歌星？”晏绫又恢复了河东狮吼之势，代父大骂这些影剧圈

的矫情、无义之辈。

“孩子，别骂了，谁叫你老爸已老朽不堪用了，这圈子就是这么一回事，人当红时，人人视你为金身菩萨，人一中落，谁理你，只当你是个屁。哦哦……对不起，老爸不该说粗话的，该打，该打，下次……下次不能喝这么多酒了。”晏伯伦一边打嗝，一边打着自己的脸颊，戏剧味十足。经年投身影剧圈，他已不知这些表现是真还是戏了。

“爸，不用自责，骂得好。这些人渣本是就该骂，我还要帮着你骂……”

“女孩子不可讲脏话。”他连忙制止。

老天爷，都这个时候了，她老爸还替她考虑到女孩子端庄贤德之事，晏绫大叹口气。“爸，你就是人太好，才会被人踩，被人凌，如果是我……”

“孩子，别逞强，这圈子你不了解，唉……”晏伯伦似乎渐渐苏醒了。

“爸，我倒是想到一计，也许我们可以找哪个中外正红，而且正打算投资台湾有线电视星光 TV 的邢龙合作，看那些自以为天王的人渣还有什么皮调。”晏绫一心只想为父亲的事业杀出一条血路来，“对了，我知道他就住在比佛利山庄，也许我们可以

双管齐下……”她越说越得意，宛若她就是邢龙的經紀人，或是他的管家似地。

“哈……”晏伯伦突地朗声大笑，“女儿，他好比天边星，云中月，要找他恐怕比登陆火星还难。请问你是他的什么人？Wife(妻子、爱人)？sister or(姐妹)他的女佣？如果是后者，我可是会心疼的。想我晏某人的心肝宝贝成了他人的佣人，我宁愿自己饿死、潦倒，都不愿你受半点委屈。”

“爸，你有职业歧视哦！”晏绫嘴上虽这么说，心头却一阵暖，唉，“世上真的只有父母好，有父母的孩子像块宝。”

一点儿也没错。

“不是我歧视，而是不甘，不舍。不过，你这个主意倒是让我的心好过了些，谢谢你，丫头。”晏伯伦灵光一现，仿佛想起了什么事，此刻酒精，似乎不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连声道，“去上学吧，我没事了。早早学成归国，老爸的担子到时随你要不要扛都行。”他急着挂上电话。

“爸……”晏绫突然感到一阵鼻酸。人说中年失业最难熬，老爸失业最难堪，她不禁替父亲掬一把伤心泪，却再也说不出任何劝慰的话。

挂上女儿的电话，晏伯伦陷入沉思。

三滚两摔地来到自己的卧房，打开床头柜最下方的抽屉。

整齐、有秩序的内容物，让人惊讶成日与酒为伍的他也有这一面。

晏伯伦索性席地而坐，深吸了口气，就像要举行一项重大的仪式，颤抖地伸出那双经年为岁月风蚀的老手，翻开最底层的一本泛黄，却保持得宜的相本。

这个小小的翻启动作，也将他的陈年记忆，全抬上了心头。

一双倩影，幸福洋溢地从蜡黄的照片中反映出来。美艳青春的女孩身边，有一个英俊挺逸的男子，就是三十多年前的自己。

“唉！”年轻真好。

晏伯伦酒精中毒的手，因激动不住地微微抖着，他来回地抚着相片中女孩的脸颊，顿感喉头紧涩，哽咽难言。

不经意之中，他翻转相片，只见反面写着娟秀的几行字，他沉淀已久的心再次被刺痛着。

“伦，我美吗？”

好好爱我!

永远宝贝你的 妍笔”

泪水终于如开闸的水库汹涌而出。谁说男儿无泪,只是未到伤心时。谁说男儿无情,只是未逢佳人。

晏伯伦抽抽噎噎地老泪纵横,最后索性放声大哭。

噗地一声,一个信封袋突的从相本中滑落,这清脆的声音适时打断他悲怆的泪声。

晏伯伦马上将它打了开来,再一次陷入流金岁月中。

“伦,您好吗?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找你聊聊,但你的身边总有个她,我不愿意介入。然而,我将不久于人世,我想对你说,过去已往,我欠你的,只有来生再偿。原谅我,到时,我保证不会再离弃你。

有件事我想麻烦你,其实他已大到可以照顾自己,但是天下父母心,我总希望有一个自己最信赖的人来关心他,他就是我唯一的儿子——那龙。

万事拜托了。

永远感激你的 妍笔”

PS 这是我们的电话, LA……

晏伯伦再度涕泪纵横, 泣声惨绝。许久许久, 他才从怆痛中抽离, 拿起床头柜的电话, 拨下美国 LA 的电话……

“铃……”

“Hello(你好)?”冰冷的声音从遥远的彼岸传来。

“请问邢龙先生在吗?”

“Who is(谁呀)?”

“我是他母亲的朋友晏伯伦。”他不卑不亢地说, 心却不住地加速跳着。

半分钟后, 另一个声音传来, “我是邢龙, 请问您是…”

晏伯伦没由来的紧张着, 说不出是因为闻声思念那遥远却又清晰的记忆, 还是有求于人的尴尬, 他嗫嚅说道, “我是晏伯伦, 您母亲三十多年前的朋友, 我……”

“您好。晏伯父。”邢龙礼貌地说着, 却也很想知道这个对母亲深具意义的男人, 究竟有何所求?

“您……好。”这一声晏伯父, 让晏伯伦的信心大振, “我有事想麻烦您。”

“什么事？”邢龙的声音根本听不出任何的情绪。

不是他无情，而是他早已养成持平常心去看事待人。

晏伯伦终于简单扼要的说出他的目的，电话那端的人停顿了几秒，这才说道，“我很愿意与您谈谈，您可以飞一趟美国吗？”

“可以，可以。”晏伯伦没有想到这颗难摘的天星，竟然会同意见他。真是苍天有眼，该他老来运转。

对，他得打个电话给绫儿，告诉她，老父要来LA看她了。

想着想着，嘴唇泛起多年来少见的愉快笑容。

晏伯伦坐在巨星 PUB(酒吧)的老位子上等着张一飞，只见烟灰缸内已盛满了十多支香烟屁股，这个鸟人竟然还没出现。

用力捏熄手中最后一根烟，晏伯伦拿起手机再度按下张一飞的大哥大号码。

“这个电话不通，请稍后再拨。”只闻电话语音系统的播声。

“呸！”他怒不择言地恶咒着。

他真是江河日下，不复以往，连这个原本一文不名，由他辛苦捧红的小演员，也敢这么怵他的点，越想越火。

“咳！”他作出一个手势，“Old - Fashioneo(老式样的)”并向柜台的侍者要了一杯以威士忌为基酒的老式酒。

二分钟后，一杯黄澄澄的酒由该店的老板老方亲自送来，“晏佬，大白天别喝太多。”他们是旧识，委实不忍见晏伯伦这么牛饮。

“谢了，没事。”晏伯伦苦笑，端起酒杯朝老友敬上一杯，猛地灌进他啤酒肚里，呼的一饮而尽，他吐了口气，潇洒地将酒杯放在桌面上，撇了撇唇。

“又是等张大牌。”老方似乎知道晏伯伦为何而烦。

“还有哪个龟儿子敢这么放我的鸽子。”晏伯伦愤愤不平地道。

“别气，这种不懂事的家伙，混不了多久的。”老方替晏伯伦打气。

他又怒啐了一声。

就在这时，PUB 的自动大门打开了，一名衣着光鲜、眼戴墨镜、走路有风的顾高男子朝晏伯伦小快

步走来。

“哦，晏佬，对不起，我到南港出外景，所以赶不及，打电话给你又找不到你……”张一飞睁眼说着瞎话，一边轻松地将墨镜给摘下来，看也不看老方一眼，就道：“柠檬汁一杯。”

老方边走边叹息，现在的年轻人，唉，他只能摇头。

“坐！”晏伯伦明知他扯谎，却也没戳穿他，谁叫这个圈子本来就是虚，就是戏。

“对不起，对不起。”一坐下，张一飞忙着点女人惯抽的 YSL 凉烟。

“我找你谈一件事。”晏伯伦不愠不火地说。

“行，晏老请说。”他满脸虚假。

“替林小龙跨个刀如何？”晏伯伦期望借助张一飞的知名度，带起他打算捧的新演员。

张一飞一听，缓缓吐了口烟圈，闷不作声，直勾勾地眺着晏伯伦。

“怎么样？你有什么条件？”晏伯伦一见他这个态势，就知道这个 case(事件)泡汤的成份已占九成九了。

“晏老，不是我不帮忙。这几个月我的档期都满

了。”他耸耸肩，根本懒得再谈下去。

“一飞，一星期只有十个小时，帮一下如何？”晏伯伦耐下性子，真怕火气一上，什么都谈不成，毕竟张一飞是目前台湾人气最旺的明星。

“晏老，别为难我了，真的很抱歉。”他一脸皮笑肉不笑地又吐了口烟圈。

“OK! OK! 算我没找你。”晏伯伦突然沉不住气，当下将白等他三小时的怨气，一次飙出来。

“晏老，说话何必这么绝。良心说，就算我有空档，我也不为那小子跨刀，他根本不是块料。”张一飞也扯下虚伪的面具，不客气地反击。

“你……你……”晏伯伦气得直发抖，执掌一立，谁知整个人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砰地又跌坐回去。

“你怎么了？”适逢老方端着柠檬汁走来，连忙扶起怒不可抑，却又使不出劲儿的晏伯伦。

“哼，晏大经纪人，反正你我的合约就到这个月底，咱们以后各走各的路。念你曾经拉拔过我，我给您老一个方便，要我跨刀可以，但不是为那小子，人由我选。”张一飞重新戴上墨镜，丢下二张千元钞票，起身就往门外走去，丝毫不恋栈。

“你……你瘪，你瘪，看我签到邢龙之后，你能瘪到什么时候。”晏伯伦简直气疯了，突改向来事前没谈妥之前，绝不放空气的作风。

没想到这一句率性之语，反成了张一飞嘲讽的箭靶。

“啊哈，晏老。不是我瞧不起您，凭您现在的身价，别说签这种国际巨星，就连三线的小牌演员也签不到。我念您有恩于我，才没有和你中途解约，哈……你若真能签到邢龙，OK，我愿意为所有你指定的小鱼小虾跨刀，而且不限期限，甚至可以作邢龙的小配角，如何？”张一飞鄙睨地反过身子讥讽着，“晏佬，别痴人说梦话了，留点老本，好给你在美国念书的宝贝女儿交学费。”话说完扭头就走。远远还传来他嗤之以鼻的哼哼声。

“你……你……好个龟儿子。”晏伯伦狂怒地咒着，对已走远的张一飞根本起不了作用，似乎是说给自己听的。

“老方，再给我一杯威士忌，而且不准劝我。”晏伯伦失去理性地嘶喊着。

对他的无礼与狂吠，老方没有任何怨怒，反倒由衷地同情他，淡淡的哀愁也感染了同是步入老年的

自己。

一杯杯的威士忌就这么无节制地端到晏伯伦的面前。

“酒，酒。”晏伯伦已经喝得伸手不见五指，仍不忘呼酒喊人，“酒……酒……酒……”他突然一口气换不上来，咚。

老方闻声朝他静穆孤寂的身影看去。

不对！

一种莫名的警讯在他的脑海响起，倏地，他放下手边的工作，沉重地一步一步向晏伯伦走去。

越接近那张死寂的桌面，他的心越发地狂跳。

老方小声地唤着：“晏老，晏老……”

没有回应，只有似无若有的音乐声流泻在这间PUB里。

“晏老……”老方终于来到晏伯伦的面前，推了推他。

还是没有回应。

不……不……

老方戒慎戒恐地扳开晏伯伦的肩头。

“啊……”他失控地喊出声。

血……血……一桌子的血，老天，晏老，你……